

晉 劇

清風亭

楊丹卿 高燁 整理
高 燁 執 筆



前記

『清風亭』是流行在許多劇種裏的一齣傳說故事戲，根據明『合釵記』傳奇改編演而來。這次，是根據宣化市晉劇團楊丹卿先生（藝名筱桂桃）的山西梆子演出本『清風亭』一折加以整理的。

全劇故事大意是：薛榮上京會試，家中拋下妻子李月英已身懷有孕。李氏在家遭受婆虐待，臨近分娩，還被逼往山中牧羊，在荒郊產生一男。因不敢携回家中，無奈忍心寫下血書，留贈金釵，將嬰兒拋在了周梁橋下。後爲鄉民張元秀揀去撫養，愛若親生，取名繼寶；稍長送學校讀書。

繼寶十三歲那年，一天聽到了別人的閒話，回家哭鬧索要他的親生父母。這正觸及了張老漢的傷心和避忌之處，因此怒罵了幾句，並要責打他，繼寶一時害怕，不顧天正下雨，竟跑到清風亭裏藏躲。恰巧李氏——繼寶的生母，背着孀娘上京尋找她的居官丈夫，也在亭內避雨；隨後，張元秀老漢也趕到了。李氏在勸解中，得知事情的原委，乃認下自己的親生兒子；儘管張老漢捨不得繼寶，但最後終於忍痛讓李氏攜走，成全了人家的骨肉團圓。

這一折戲的故事從李月英『清風亭』避雨起，至『認子』終。

這一折戲的主題，在歌頌張元秀老漢這一忠厚善良勞動人民如何救助和成全別人的高貴品質。原本基礎較好，曾在河北省第一屆戲曲觀摩會演中，由楊丹卿與張家口市河北晉劇團南定銀二位先生合作，做過示範性的展覽演出。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都有可貴的藝術創造。

此次整理，主要有以下幾點改動：

○張繼寶本來是一個兒童，原本過分強調了他對張老漢的『不孝』和『心狠』等，已經好像是一個定型的忘恩負義的成年人了。這可能是原作者在有意識地爲全本中『雷殛』情節，作的不合理的伏綫，不是從劇中人物出發，因此，在整理時按照一般兒童的性格，做了較大的修改。

○整理本着重刻劃了張元秀老漢的善良誠樸性格，對原本顯得簡單或不夠明確的地方，做了一些補充、加工。另對李月英的有些似嫌不夠近情合理的地方，也酌爲改動。此外，在說白和唱詞等文字上，均做了些加工潤色。

劇本是經楊丹卿先生與河北省文化局劇目組高燁共同研究整理，由高燁執筆修改的。在整理過程中，曾參考了南定銀先生的演出本；並承南先生及宣化市晉劇團閻三關等同志提出一些修改意見；整理本初稿，還經宣化市晉劇團做了試驗演出。

清風亭

(晉劇)

李月英：

(李月英持包袱雨傘上)
(唱『尖板』)

李月英逃出門珠淚滾滾，

(轉『平板』)

背嬌娘上京城尋找夫君，
心慌慌匆忙忙小路來奔，
真好似脫鈎魚哪辨西東。

(轉『夾板』)

可嘆我受折磨身遭不幸，
過往事一件件令人傷心；
自幼兒在閨中描龍綉鳳，
父母命嫁與了官人薛榮，
過門後親公婆相繼喪命，
有嬌婆把家業執掌手中；
(轉『二性板』)
初進門婆媳們還算和順，
到後來把我看做眼中之釘。

幸喜的皇王爺開科會試，
奴丈夫一心要上京求名，
懷胎孕含悲淚把夫相送，
我夫妻只哭得難捨難分；
他勸我在家中多多保重，
他言說得中後搬我進京。
夫走後我嬌娘恨上加恨，
數九天她命我碾磨五更，
大不該臨產期(把)毒計設定，
她逼我牧羊羣去往山林。
在荒郊累得我渾身酸痛，
不料想中途路產下嬌生。
我若是抱回家焉有兒命，
無奈何寫血書託付仁人，
狠心腸撕羅裙(把)嬌兒裹整，
與我兒帶上荷包、留贈金釵、
証物表明。

擱在了周梁橋下憑天由命，
到如今也不知是死是生！
爲此事晝夜裏時刻愁悶，
細思想母子分別一十三春。

（轉『流水么二三』）

眼見得烏雲密狂風吹緊，
天哪！天哪！

一霎時雷聲震大雨傾盆。
顧不得路滑湮忙往前奔，
挪一步摔一跤寸步難行，
眼發黑腿無力傘也難撐，
朦朧間來到了清風亭。

來此已是清風亭，清風亭。待我
進亭避雨。（進亭，放下雨傘，
包袱；擰晾衣服）待我歇息歇
息，單等雨過天晴再好趕路。（
伏桌上盹睡）

（張繼寶跑上）

張繼寶：哎呀，爹爹後面趕我來了！這樣
大風大雨，可叫我逃奔哪裏？（

前望）前面不遠就是清風亭，待
我跑到那裏藏躲一時。（圓場，
進亭）啊，那旁有位伯伯娘盹睡，
待我上前將她喚醒，哀告於她，
免得爹爹打我。（跑上前去）伯
娘，伯伯救命呀！

（李月英醒）

李月英：這一孩子，進的亭來，爲何口嚷
『伯伯救命』？

張繼寶：伯娘呀，我叫張繼寶。下學回
來，與我家爹爹吵了幾句，是我
家爹爹趕來打我……伯娘救命
吧！

李月英：原來如此。你且藏在我的身後，
等你家爹爹到來，待我相勸於
他，不打你也就是了。（繼寶藏
好，李月英假寐）

張元秀：（內白）奴才哪裏去了？（抱着
繼寶衣巾，拄着拐杖上）好大的
雨呀！

（唱『流水』）

冷雨亞賽根根箭，

冤家身上少衣衫，

下得學來未用飯，

肚內無食逃哪邊？

你叫怎說，這個奴才冒着這樣大風大雨，他往哪裏去了？張繼寶！張繼寶！（抱衣帽向前疾行，摔倒又爬起）好難走的路啊，竟把老漢滑了這麼一跤！（看地上）哈哈，這個奴才也在此跌了一跤啊！待我順着腳印趕了上去。（跑圓場）來此已是清風亭了。莫非這個小奴才就藏在裏面。可說是張繼寶，你要躲，不往活徑兒裏躲；偏偏地躲在這死徑兒裏面來了。這一回，我看奴才你逃向哪裏？（剛一進亭旋急退出）噯，原來亭內坐一中年婦人，倘若有人遇見，定會說老漢

張元秀：

些個是是非非……（稍想後）嘿，憑老漢偌大年紀，來找我的親生兒子，是他們誰敢說些不是。待我看看，這個奴才藏在哪裏。（向四下望看）

（繼寶猛一抬頭，爲元秀看見）哈哈，果然你藏在這裏啊！快起來隨我走。（繼寶不理睬）好你個奴才，仗着躲在那一婦人身後，就打量爲父不敢怎樣於你。呸，看打！（剛一舉棍，忙又收回）有道是棍頭無眼，倘若打着那一婦道人家，老漢焉能吃得起！這這這……有了。我不免高聲喊叫，且驚醒那一娘行，不怕小奴才他不隨我回去。（大聲地）張繼寶，小奴才！你看爲父的棍子打下去了……（李月英站起，張繼寶扯李衣裙）

張繼寶：伯娘救命！伯娘救命呀！

李月英：（唱『尖板』）

李氏站亭中，

抬頭看分明，

頑童戰兢兢，

老翁怒冲冲，

（轉『二性板』）

開言我把老翁問，

你打罵頑童爲何情？

張元秀：（唱『流水』）

娘行既把來路問，

且聽老漢說原因：

奴才下學我教訓，

茶飯不用逃出門，

娘行休管這事情，

讓我打死小畜牲。

（張元秀舉棍要打繼寶，李月英

用傘擋住）

李月英：住了吧！老翁進得亭來，不管有

人無人，就是這樣亂打亂鬧。我

問你打的誰家兒子？

張元秀：你這娘行說話怪也不怪！我自自然

打我自家兒子，誰家兒子讓老漢

來打！

李月英：如此，老翁恕我失口了。

張元秀：本來的失口！

李月英：請問老翁，膝下幾子？

張元秀：我老漢就這麼一個兒子。

李月英：着啊！自古常言『孤柴難燒，孤

子難教』。老翁這大年紀，倘若

打他有個好歹，如何是好？

張元秀：娘行說的是。老漢也情知『孤柴

難燒，孤子難教』，只是這個奴

才，今天下得學來，竟與老漢吵

起嘴來，連飯也不吃就跑出門

外，才遇上這場大風大雨。啊，

娘行，你說該打不該打？

李月英：噢噢……該打，該打。

張元秀：實實地該打！

李月英：老翁且請息怒，待我勸說你那兒

子隨你回家，你看好也不好？

張元秀：怎麼說，娘行你要相勸我兒隨老漢回去？

李月英：正是。

張元秀：如此，老漢當面謝過。

李月英：好說，好說。

張元秀：（背白）這才是『天上人間，第一方便』。

李月英：啊，這一小孩童，因何逃出門來，快對伯娘講明。——你看你家爹爹偌大年紀，冒雨趕你前來，就該隨他回家才是。

張繼寶：伯娘啊！

（唱『倒板』）

上告伯娘請聽道，

張元秀：好啊，我把你這個奴才！

李月英：老翁又因何動怒？

張元秀：是娘行不曾聽見？他來不來就要『寫紙狀兒把我告』！

張繼寶：我說的是『上告伯娘請聽道』，

誰說『寫紙狀兒把你告』來着！

李月英：着哇！頑童方才說的是『上告伯娘請聽道』，並不是『寫紙狀兒把你告』。老翁你聽錯了！

張元秀：不是『寫紙狀兒把我告』？

李月英：不是的。

張元秀：如此說來，是老漢聽錯了。

張繼寶：『是老漢聽錯了』。

張元秀：小奴才還敢胡說！

張繼寶：『小奴才還敢胡說！』

李月英：頑童老實些。——好好說與伯娘聽。

張繼寶：伯娘呀！

（唱『二性板』）

聽我把話對你明：

學中人們來談論，

說我不是他親生，

回家我把爹爹問，

他舉起大棍模樣凶；

怕他打我才往外跑，

一氣跑到這清風亭。

可憐我今天沒吃晌午飯，

你說我苦情不苦情！

張元秀：奴才住口！旁人的閒話你也聽

得？——娘行千萬不要聽信他的

胡言亂道。真真的氣死我了！

李月英：噢噢……

（唱『二性板』）

聽罷言來暗叮嚀，

其中事兒解不明，

不由想起親生子，

如今活着一般同；

可嘆當年橋下扔，

我母子分別一十三春。

強捺悲痛把老翁問，

家住哪裏貴姓高名？

老翁不要着急，請問家住哪裏？

高名上姓？

張元秀：娘行你說什麼？

張繼寶：你聽不見啊！伯娘問你哪裏人？

姓什麼叫什麼？

張元秀：老子知道了。

張繼寶：『老子知道了』。

張元秀：真乃淘氣！——啊，娘行，老漢

乃本地人氏，姓張；叫……

張繼寶：伯娘，他叫張元秀。

張元秀：好你奴才！爲父的名諱，也是你

叫得！

張繼寶：怎麼叫不得！痛痛快快的一說多

好。

李月英：請問老翁，在家做何生意？

張元秀：噢噢……娘行你又問老漢麼？

李月英：正是。

張繼寶：人家問你做什麼營生哩。

張元秀：不用你多口。——啊，娘行，老

漢我麼，是終朝每日『手推乾坤

轉，水裏撈吃穿』。

李月英：什麼？

張繼寶：伯娘，他是個賣豆腐的。

張元秀：好你個奴才，倒說起爲父是個『

張繼賢：有什麼好吃的，整天豆腐長、豆

腐短的，可把我吃膩啦！

張元秀：你說什麼？這這……哎呀！

張繼賓：反正我吃膩啦！

李月英：頑童真乃不會講話。——啊，老

翁不必生氣，他還是一個不懂事的頑童……

張元秀：（唱『滾白』）

我罵一聲張繼寶，我把你這小

畜牲！

是你說起爲父幹的『賣豆腐』

營生……

若不是老子我賣豆腐爲生，

焉能把你这奴才，恩養得這般

高大啊！

李月英：（唱『二性板』）

小孩子說話太任性，

句句話刺得人心疼，
怪不得你爹爹將你打，
你講出的話兒實難聽。

從今後對兒父要尊敬，

念只念你家爹爹年邁之人。

李月英，看分明，

上下打量這一位老翁。

觀老翁，看頑童，

他二人面貌大不相同，

看老翁倒有七十整；

小頑童大不過十三春；

看頑童不像他親生子，

我還得拔樹尋根要問清。

暗思想，巧計生，

用言語盤問盤問這老翁。

問老翁高壽多麼大？

張元秀：啊？

李月英：請問老翁多大年紀了？

張元秀：我麼……噫，我還小呢！

張繼賢：不害羞，你還小哩！鬍子那麼

白，牙都快掉完啦，還說小呢！
張元秀：真乃頑皮！——娘行，老漢七十

三了。

李月英：噢！

（接唱『二性板』）

家中媽媽多少春？

張繼寶：伯娘問我媽媽多大歲數啦。

張元秀：娘行你問我老伴麼？

李月英：正是。

張元秀：她也是屬牛的。

李月英：多大年紀了？

張元秀：她與老漢是『兩條牛下地』。

李月英：此話怎講？

張元秀：同耕（庚）啊！

李月英：如此說來，媽媽她也七十三了？

張元秀：是，是，是。

李月英：（接唱『二性板』）

小頑童今年多麼大？

張元秀：唉，真是麻煩呢！緊告訴七十三

了，還嘮叨地問……七十三了，

七十三了。

張繼寶：對，對。我也七十三了！

張元秀：啊，娘行，你問這小奴才啊？

李月英：正是。

張元秀：他今年一十三歲了。

李月英：老翁啊！

（接唱『二性板』）

你講的話兒我不願聽。

張元秀：怎麼你不願聽了？

李月英：常言講的好，『男子有，終身

有；女子有，四十九』。方才老

翁言道，家中媽媽也是七十三歲

了，這一頑童才一十三歲。這七

十三歲，拋去一十三歲，下餘是

六十歲。我來問你，這六十歲的

老媽媽，她能與你生兒養女的不

成？

張元秀：這個……

李月英：哪個？

張元秀：啊……這奴才是老漢的二房媽媽

所生，是老漢的二房媽媽所養！

（李月英暗笑）

張繼寶：我媽……

張元秀：奴才！

李月英：請問老翁，你那二房媽媽多大年

歲了？

張元秀：她嗎，小的很，小的很。她今年

……今年二十一歲了，二十一了。

李月英：老翁講的講的，越法不成話了！

張元秀：怎麼又不成話了？

李月英：是你言道，二房媽媽二十一歲了，

這一頑童一十三歲；二十一歲去

了十三歲，難道說七歲八歲的小

花童，她能與你開花結子不成？

張元秀：這個……

李月英：什麼？你說，你講！

張元秀：噯呀，你住了吧！豈不知『竹老

根深生嫩筍，龍臥老牛產麒麟，

蒼天不絕張門後，七十八十也要

生』。要生哩，要養哩，哼，這

你可管它不普！

李月英：（唱『緊二性板』）

好一個『竹老根深生嫩筍，

龍臥老牛產麒麟，

蒼天不絕張門後，

七十八十也要生』。

看頑童不是你親生子，

你要把實話來說清，

不然前村把理論，

禮待君子法治小人。

老翁說了實話還則罷了，如若不

然，你我三人出得亭去，去到前

邊村莊，請上幾位長者依理公

斷。——與你個『禮待君子，法

治小人』。老翁，我們走吧。

張繼寶：對，咱們一塊走吧！

張元秀：奴才多嘴！——娘行容我思忖思

忖！

李月英：好，我就容你思忖思忖。

張元秀：（背白）老漢今天真不走運氣，

偏偏地遇上女光棍了。你看三盤兩盤地倒被她給盤問短了。如不對她說明實話，還要去到前村找上幾位長者依理公斷，來個『禮待君子，法治小人』，噯，不若對她實話實說了又待何妨！——啊，娘行，我對你講了吧，這個奴才，原不是老漢親生之子……

李月英：哪裏來的？

張元秀：提起此事話可長了……

李月英：長話你要短敘。

張元秀：娘行聽：記得是，哪一年，哪一月，哪一天的事了……

李月英：到底是哪年哪月哪天呢？

張元秀：噢噢，記得是十三年前的一天吧。老漢也記不清是早上，是晌午了。是我正担着我那豆腐挑兒，行經周梁橋旁……那時候，聽得橋下有娃娃的哭聲。是老漢覺得奇怪，怎麼橋下會有嬰兒的

哭聲。因此，放下我的豆腐担兒，我是這樣的踰着荒草，搬開亂石，就尋聲找了下去……

李月英：是你找見了無有？

張元秀：自然是找見了。是我走至跟前，見是一個血胞胞的小男孩——就是張繼寶這個小奴才。是老漢見死焉得不救，不顧骯髒，就將他抱回家去。我那老伴一見，也是歡天喜地，就拿他當作自家親生兒子撫養，求東家給奶奶，西家給餵飯，好不容易將養他到了今天。他雖然不是老漢親生兒子，可比老漢的親生的還親哩！

李月英：但不知老翁撿這孩子之時，可曾看見血書？

張元秀：什麼？

李月英：可曾看見一封血書？

張元秀：什麼血書？無有，無有。李月英：就是一塊白布，上面寫着紅字的

東西。老翁你慢慢想來。

張元秀：那就是血書，有有有。

李月英：還有一些禮物？

張元秀：什麼禮物？

李月英：可有一對荷包？

張元秀：想是那兩個藍布綉花的口袋袋，老漢做了烟布袋袋了。

李月英：還有一根金釵？

張元秀：無有見什麼金釵。噢，見過這麼長長的一根黃銅棒兒。

李月英：着哇，那就是金釵。

張元秀：我家老伴，和老漢一樣的不識貨，拿它當了撥燈棍了。

李月英：如此說來，件件東西你都見來？

張元秀：椿椿件件俱都見了。

李月英：那，他就不是你的兒子了。

張元秀：他是誰的兒子？

李月英：他是我的兒子。罷了兒啊！

張元秀：哈哈，這一娘行你好有不是！與你講了三言五語，就把老漢的兒

子認成你的兒子；再若與你講上幾句，難道也把老漢認作了你的漢子不成？

李月英：老翁休得亂道，是你怎知我的苦楚。

張元秀：哼，她還有了苦楚！

李月英：老翁請聽，奴家李月英，配夫薛榮。十三年前官人上京求名，是我身受孀娘虐待，她逼我山林牧羊，不料途中生下此子；無奈放在周梁橋下，指望被君子撿去救他性命。如今知道，老翁恩養他一十三載。可說是老翁啊，恩人！望你開了天高地厚之恩，容我母子相認，我母子至死也難忘你的恩德呀！——繼實，罷了苦命的兒啊！

張元秀：你倒說了個痛快。憑你這麼一說，就把老漢的兒子認作了你的兒子不成！

李月英：依老翁之見？

張元秀：待我也來盤問盤問於你。——那封血書是何人所寫？

李月英：是奴親手所寫。

張元秀：既是你親手所寫，上邊的言語你可記得？

李月英：記得，記得！

張元秀：記得就好。這封血書，老漢恰恰帶在身旁。（掏出血書）我在這裏看，你在那邊廂念。說得字字相同，便是你的兒子；倘若一字有差，也是方才你說的那話，『咱三人出得清風亭，去到前面村莊，找來幾位長者依理公斷』。老漢我也要『禮待君子，法治小人！』

李月英：如此你看來！

張元秀：你念來！

李月英：哎呀，我母子分別天長日久了，這頭一句話兒寫的什麼，怎麼想

不上心來……噢噢，是是是……

張元秀：啊啊，這頭一句就不對，不要念下去了。

李月英：什麼不對？

張元秀：這血書上的頭一句，就無有個什麼『是是是』！

李月英：老翁是你聽差了。因我母子分別日久，這血書上的言語，一時想不上心來……猛然間又想了上來，無意兒說了個『是是是』，這『是是是』本不在血書上面寫着的。

張元秀：噢噢。你念來！

李月英：老翁啊！

（唱『滾白』）

尊一聲老翁，你可要看個清，記得準，

聽我把血書上的話兒說與你

聽：

『苦命女修書淚盈盈，

過往君子聽分明：

我本是薛門李氏女，

所生嬰兒未取名，

只因身遭孀娘害，

不敢攜兒回家門；

無奈何捨棄橋下扔，

盼望仁人救性命，

若把嬌兒撫養成，

日後必報養育恩。』

我只說咱母子不能見面，

誰料想一十三載又得相逢。

（張繼寶在張元秀身後偷看；聽

念罷搶過血書）

張繼寶：媽呀！

（唱『散二性板』）

聽罷血書心內明，

果是生身兒娘親！

（李月英母子抱頭哭泣）

張元秀：呀！

（唱『流水』）

只見他母子來相認，

張繼寶，小奴才！

倒叫老漢痛傷心，

轉面再與娘行論，

老漢有話對你明。

娘行，就憑你這一說一哭就算認

了？

李月英：怎樣才算相認？

張元秀：看外面雨已住了。——你我三人

出得亭去，畫上一個圈圈兒，讓

冤家站在當中，你叫跟你，就是

你的兒；我叫跟我，便是老漢的

兒子。

李月英：就依老翁。請！

張元秀：請！

（唱『清場板』）

三人出了清風亭，

李月英：（發唱）我與老翁認兒童。

老翁，快畫來！

張元秀：你着急什麼！——有兒還在你

慌，有兒還在你急哩！

李月英：我也不急，我也不慌。

張元秀：哼，着急也是白急。待我把圈兒

畫得大大的，再畫它個十字。來來，叫冤家站在當中！

李月英：兒啊，你好好站在這裏。待爲娘

叫來。

張元秀：慢來！——我先叫。

李月英：我是他生身的母。

張元秀：我是他恩養的爹。

李月英：就讓你先叫！

張元秀：『讓我先叫』？明明地該我先

叫，誰要你讓！老漢不領你這空頭人情！

李月英：你得囉嗦，你叫吧！

張元秀：兒啊，你過來！看你身上的泥！

頭上還濕糊糊的呢！你方才也滑了一跤吧……唉！這樣大雨也向外跑……哎呀兒啊，你還不會用飯，一定餓了吧？是，早就餓壞

了。兒啊，你不是頂愛吃那豆豆飯，你媽媽在家，就與你做好了香香的豆豆飯，走吧，隨父回家用飯去吧！

張繼寶：對，找我媽回家吃飯去！

張元秀：着哇！回家吃飯去吧！

張繼寶：媽呀！孩兒餓了，回家吃飯去

啦！——你可等着我別走啊！

張元秀：走走走！

（張元秀拉繼寶走，李月英不放）

李月英：兒啊慢走！

張元秀：有話快講，快講！

李月英：兒啊，你是爲娘所生，今日才得

見面。你家爹爹在那京城，官居

五馬太守，隨娘找見你那爹爹，

他是更加疼愛我兒。享不盡榮

華，受不盡富貴。省得在此，累

着你家義父義母二老。還是隨娘

走吧！